

MENG
YA

记得
要忘记

谭少亮

记得
要忘记

路夏尔

上帝是否捉弄

张梦石

几回梦魇

沈盛洁

爱情，是一个人的坚持

郭佳音

天使堕落人间

方枪枪

一个年轻男人的失恋手记



精品收藏

海南出版社

夢呀

MENG Y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萌芽 (精品收藏) / 赵长天 - 中国 : 海南出版社, 2004.11
ISBN 7-5613-2991-4

I. 萌… II. 赵… III. 中国 - 当代 IV. K4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88 号

萌芽

(精品收藏)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华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20 印张 540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 7-5613-2991-4/I·318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小说家族

爱情到底是怎样一种神话	王丽君(1)	1
暗黄色的灯光	李垣璋(3)	
不朽的	郭佳音(13)	
导演阿甘	商 羊(17)	
几年之后	徐歪歪(21)	
接近一种本质	刘卫东(27)	
微微疼过	马中才(32)	
爱情,是一个人的坚持	沈盛洁(43)	
自尊的代价	丁召书(68)	
记得要忘记	谭少亮(79)	
几回梦魇	张梦石(95)	
倾木十月间	邹海艳(104)	
不能抵达五常	董泓贤(115)	
读出一个今生今世	张翼轸(120)	
感谢父亲	宋 力(123)	
圈 套	白 菜(125)	
树之死	陈 盛(142)	
吞噬	花 音(147)	
一种浸染	冯曼曼(151)	





游戏	孙雪晴(157)
----------	----------

别有一想

岛中央	周璐玺(160)
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徐 璐(163)
后来,再后来	王皓舒(167)
回首又见他	清 和(173)
时代经典	刘 澈(181)
天使坠落人间	郭佳音(186)
我要的幸福	白 雪(190)
关于《萌芽》的闲言絮语	陈 璇(193)
荷兰公寓的留学生	吴琳娜(197)
墙·打猎	王 晟(202)

青春心事

6:55 之恋	陈俊杰(206)
出走的吉美	高分贝(210)
带着秘密上路	马 季(224)
第二个月亮	钱吉吉(227)
对苏童的一点点猜想	毕亚红(234)
二十一岁宣言	涂富华(238)
烦恼是一种感觉	滕肖澜(242)
有关爱以及流年似水	李萌(256)
当心情透明的時候	林静宜(278)
父与女	王雪莹(285)
白马王子	穆守玲(289)
穿越第五季	崔久成(291)
此时彼刻	徐 璐(301)
冬天的第一封家书	钱其强(310)





泡泡中长大	剑 灵(313)
青春散场	鹿婕蕾(316)
申城一月	肖也焱(325)
一个年轻男人的失恋手记	方枪枪(332)

小磨咖啡

长街夜未央	王冰洁(335)
尘埃落定	宛 宛(343)
沉睡森林	祝晓羽(350)
夜莺的歌唱	梁 京(368)
迷 香	蔡 骏(377)
星辰·陨落	井 枫(387)
伊	Ring(394)



校园扫描

经历清华面试(401)	
九 中	杜 亮(403)
身边的朋友	李 菁(408)
散伙饭	戈 雅(411)
距我第二次高考还有 288 天	Ray(415)
留言簿	留 言(419)
柿子高三 桔子友人	柘 盟(420)
准高三时代	陈俊瑜(423)

校外风景

北伦敦之夜	洛艺嘉(431)
江 南	张嘉慧(436)
来自英伦的音乐盛宴	刘 澈(438)





上海梦 上海行	李 萌(443)
赤道划破葵花脸	周嘉宁(448)
上海纪行	李海洋(453)
双城记	吴科迪(458)
星期五中午的地铁	妖女 izzy(470)
寻找李海洋	范书铭(484)
一路有言笑	不宁惟是(488)
曾经浮华,曾经童话	罗 昕(491)

我说我在

出地铁	阮 项(497)
非典时期的完美生活	祁又一(503)
什么时候,我们在偷偷地老去	余炳晨(508)
我的状态	吴 迪(511)
我们该拿昆德拉怎么办	乒乒乓乓(514)
幸福的附近住着忧伤	邢 娟(516)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李 婧(519)
阿 安	刘莉娜(523)
生活,你在这时冲我坏笑	李 蔚(529)
谁来捍卫我们的母语	常 青(538)
我的朋友 XD	郑梦琦(540)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余双佳(544)
一岁半的成年人	陆作成(547)

校园清泉

Hi,高四生	暴暴蓝(551)
礼物	刘莉娜(555)
人在高三	陈 明(559)
头发在生长	高 雅(564)





高三一出戏	黄莺莺(570)
肥皂泡	刘婷子(579)
上帝是否捉弄	路夏尔(583)
木子丁一	暮渔木鱼(590)
山高水长——走进中山大学	(595)





爱情到底是怎样一种神话

王丽君



前两天我读了佛罗姆著的《爱的代价》，震动太大了。原来爱可以是这样的广袤、深邃、博大，充满高贵的人性的光辉而又无所不在。看完了书，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一直在密室里长大的人，突然来到了外面，看到的是夏天最美丽最茂盛的自然，还有最灿烂的金色阳光。我心里非常振奋和高兴。可是合上书以后，又觉得沮丧。我不知道在真的生活里有几个人可以理解这份博大的爱呢。我已经长大了，该怎样去学习这样的爱的艺术，并在生活里努力得到它呢？

爱情到底是怎样一种神话？我常常想，它是不是就是人鱼公主在刀刃上与王子起舞时的那样的美丽和那样巨大的疼痛呢？但是现在这样纯洁美丽的爱情已经很少能看到了，除了我的老师。不过我们班的男生女生之间的感情，我觉得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游戏，有的还是天真的游戏，也有的则是故意的游戏。也许对爱的要求，我定得太高了，和现实离得太远。每个人都是在现实中生活，要接触许多琐碎的东西，心里的激情慢慢地就磨没了。所以，平庸生活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理解地接受它的，对不对？人总是不可以和生活作对的。可是我还是向往那种动人的爱情。不太美丽的我，对爱情真的有着非常美丽的幻想。我渴望能爱上一个真正高贵的灵魂，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向往着像露珠爱上花朵，微风爱上树木一样地爱上他，我和他对话，只要他能深深地聆听我，一点点地说“我理解”。这就够了。我希望我的爱情不要只是得到，而是有很大的付出，我的爱能救一个人。我想，从小到大，我得到过许多爱，可是我没有一次把自己的爱全部拿出来的机会。我渴望有这样一次机会，我相信我会因此而成熟起来的，因为我自己创造了爱。可笑的





是，我这样地诉说爱情对我的意义，可我还从来没有过一个爱人。我是一个羞怯固执的女孩子，我认真地看不起我们班上的男生，他们虽然很好，学习好，善良，聪明，可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还不够成熟呢？也许我想得太多，要求太高了。可爱情毕竟不可以像牛奶一样一直挤啊挤的，在没有遇到我真正喜欢的男孩子以前，我决不会轻易地像牛奶一样到处哗哗地流淌感情。当然这样我会很寂寞。虽然不后悔，可是我怀疑如果有一天我的那个真正的男孩子出现了，出色的他会不会不在意不起眼的我呢。我知道我温柔、文静，外表上还有小孩子的天真，可是我不很美丽，没有多少吸引力，而且不会表现自己。虽然内在的美是重要的，可是有谁会不在意外在的美，而直接走到你的内心去看你的内在美丽呢？就算他来注意你的内在美，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先被外在的美吸引，对你有兴趣了，才来挖掘内心的，对不对？就算他对外在的东西不在意，只是和你讨论思想，探讨心灵，那他就不会把你当成一个爱的对象，只是朋友。男人是喜欢美丽而顺从听话的姑娘的，这样可以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太聪明的女孩他们只能敬重，而不是去爱。那时候我会怎样的痛苦呢？我是想完全彻底地爱一个人，可是我也不是想只付出，一点都不想得到，我也希望他爱我。我现在知道我会爱上什么人，可是不知道这样的人是不是会爱上我，这是我的痛苦。

2

有时候，我看到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甚至一个好的天气，心里都会像唱歌一样，充满了如歌的什么东西，我想那是正在迅速成熟的、美丽起来的感情，是爱情，它们充满我的心里，像鲜花盛开，可是我不知道要把它们摘下来给谁，谁又是我情愿的、真正值得爱的人。我真的很怕的是，一辈子我都找不到一个我爱的人，可以把我的装满了鲜花的心拿出来给他的那个人，那我的一辈子，不就是白白地度过了吗？

我怎样才能使自己美丽起来，好运气起来，拥有自己的一份真正的爱，充满信心地去爱别人，爱生活，爱这个世界呢？

我是一个有点迷茫的孩子，怀着美好的心愿。现在，我将在问题中等待并走向真正的爱情。





暗黄色的灯光

李垣璋



我的家乡有座天桥，天桥下面是广场，广场东面是正街，每次老盖、路八和我从学校里溜出来，都得经过这座天桥，才能来到广场和正街。

老盖、路八和我溜出来的时候常在晚上。我们会从天桥上下来，在广场上坐一会儿或者买碗面皮凉粉什么的吃了，然后跟着去看一元钱一场的录像。那时候我们看一些《龙行江湖》、《纵横四海》之类的片子，主人公千篇一律的英雄壮举激励得我们兴奋异常。我们揣摩他们不动声色的情感，模仿他们深沉的语调，相互称兄道弟，然后大笑成一团。从录像厅出来我们走在亮着路灯的空无一人的大街上。一圈圈的灯光构造出来的暗黄色的光晕诱使我们从一个中心跋涉到另一个中心上。我们就在这些中心上喝酒，唱歌，胡侃。我不喝酒，但路八和老盖喝。路八因为伤心而喝酒，老盖因为高兴而喝酒；路八伤心他的又一个女友离他而去，老盖庆祝他的每一个夜晚如期来临。但我们都唱歌，我们的歌声都一样惨不忍闻。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胡侃，侃女人，侃理想，侃我喜欢的文学，侃路八喜欢的摇滚，并且肆无忌惮地抨击我们看不惯的一切事物，咒骂我们的每一个老师。就在那无数个夜晚但是同样暗黄色的灯光下，我产生了我这一生两个最大的梦想。我跟老盖他们说：“我此生最大的两个梦想就是写一部我自己喜欢的书，娶一个值得我爱一生的女人。”老盖他们知道我的心思。那时候我喜欢一个女孩子，但那女孩子不是我们这儿的，我不知道她是哪儿的，甚至不知道她那时候住在哪儿。我只是白天坐在教室的最后边痴痴地望着坐在前面的她低头看书，晚上看着她从车棚取出自行车，骑出校门，消失在暗黄色的灯光之外。

3





班里的女孩子大都疯疯癫癫的，我能够同任何一个人说笑打闹，却只能静静地望着她。伏案读书是她永恒的姿态，偶尔抬起头来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让人百般怜爱。但老盖不喜欢她，说这样的女人闷得要死。我说你不懂，你根本看不出她的好来。班里有一个烂得要死的人知道我喜欢她，曾拖着我说：“你小子好眼光，你看她那两条腿，一点缝都没有。”我厌恶他的龌龊，却佩服他的眼力，真的，除了她我以为没人能够配得上“亭亭玉立”四个字。但她后来走了，去了哪儿我不知道，但直到她走之前我都没敢跟她提起。老盖骂我窝囊，我一声不吭，路八骂老盖，说他不该骂我，我也一声不吭。但从那时起我就确定了我的那两个伟大的梦想，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对别的女人动过心。

路八的梦想是组建他自己乐队，弹他自己的曲子，唱他自己的歌，并且告诉我们他的乐队目前暂且命名为“垃圾场”。我和老盖都说这名字照抄得好，但小心何勇找他算侵权的帐，路八是我们三个人之中惟一经历过爱情大风大浪的人，但他从不提这档子事。我跟老盖眼见他那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地追上手，又一次次地被她们甩掉。最初的时候，我们陪着他，更准确地说是看着他在广场一瓶瓶地将啤酒灌下。后来他自己习惯了，我们也习惯了，老盖就会瞅他喝得差不多时去跟他说一声：“喂，老兄，该去趟厕所了。”但路八对摇滚的理解令我们佩服，我们那些可怜的摇滚知识都是路八硬灌输给我们的。当他在听崔健、唐朝、张楚的时候，我们还对摇滚一无所知，到我们终于接受并理解了这些人的时候，他已经在听老外的东西了。但我不想将他神化，他不是个天才，远远不是。可他会破釜沉舟。他不听英雄，不上自习，在楼道里，在夜空下，随处吼他那些破玩意儿。那时他还没有接触吉它，还没摸过电琴，但后来他组成了乐队，又不得已解散了乐队。可不知为什么，当初我说我的两个梦想时，他们都静静地听着，当初他说他的那个梦想时，我和老盖却开玩笑嘲弄着他。事实上，最后我们三个中他是最让人佩服的一个，而我却是最没出息的一个。

那时候，我们说起这些时，老盖常一言不发。我和路八都不知道他想什么，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夜的精灵。没人能像他一样白天睡觉，晚上点灯学习至天明，更重要的是他思绪像夜一样让我们捉摸不定，情感像夜一样深沉而不外露。可他又是我们三个中最开心，最能开玩笑的一





个，就像我们在说他是一个夜的精灵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开着玩笑告诉我们：“我不是夜的精灵，我只是被我那亲爱的夜的精灵所诱惑，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诱惑着我的那个精灵。”然后，他像一个抒情诗人那样，举手向夜空：“啊，夜啊，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啊，夜啊，你满足我的愿望吧。”令我和路八大骂恶心。

那时候，路灯是定时灭的。路灯熄灭的时候，暗黄色的灯光便瞬间隐去，深蓝的夜色迅速浸来，常令我们措不及防地打个冷战。这时候便是我们告别回家的时候了。我们从原路返回，穿过广场，走上天桥。

关于夜色，我那时曾看过一本名叫《BAR》的小说，小说里讲城市的天空是蓝紫色的。于是我就在深蓝色的夜空中寻找紫色的成分，问老盖天空是什么颜色的。老盖装模作样看会儿天，说：“绿色的吧。”然后就笑。我踹他一脚，继续问：“你希望天空是什么样的？”老盖说：“如果我说了算的话，我希望它是暗黄色的，就像这路灯的颜色，这样我们就不用回家了。”于是莫名其妙的忧伤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我们，三个人谁也不再说话。但我们从来不在天桥上停留，我们那时候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天桥所暗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会直接从天桥上走过，下了天桥各自回家。有时候路八会学录像里的模样拍拍我和老盖的肩膀说：“兄弟，珍重，咱们就此别过。”老盖则骂道：“去你妈的吧，你去见鬼去吧，混蛋王八蛋，小杂种，咱们就此拜拜了。”然后夜空中会响起路八撕心裂肺的歌声：“噢，姐姐，我要回家——”而那时我则老喜欢唱“一个人走向冷冷的夜，一个人走向长长的街”。

后来，老盖去了西北，路八到了太原，他们走的时候我都没见着。一年后，我也来了太原，但和路八不在同一个地方。路八这时候已经学琴一年了，我有幸避过了他练琴最难听的时段，而得以时常乘车到他那里一坐一下午或者一天，作最纯粹的享受。路八此时的琴声舒缓而沉稳，纯粹而安宁，他现在已基本达到了他那时的所想，已能够将他所写的诗歌谱成曲唱给自己唱给我听了。我和路八在一块儿有时候谈诗歌、小说，有时候谈摇滚，更多的时候我们一声不吭，他弹他的歌，我坐着，看着他或者看别处。在他的琴声中，是我最安静的时刻。路八这时候留了长发，穿着也逐渐艺术化，他已全然不是那时候的路八了，沉稳，忧郁了许多，并且没见他再搞对象。我曾经给别人这样描述过路





八，说：“路八的琴声悠扬。在满是尘灰的阳光里，或暗黄色的灯光下，路八坐在靠近窗户的马扎上，抱着他那把木琴或者电琴，神情专注，一言不发，只有长长的发随着节奏微微地晃动。”我说这是路八给我永恒的印象。我将这些说给路八，路八笑弯了腰，路八说：“我他妈现在没事干，有事干我才不会成天在那儿坐着呢。沉稳，忧郁，我是那样的德性吗？我不是不搞对象，而是他妈没人跟我，一分钱没有，考试挂红几门，学位证都快没了，以后又没着落，现在的人都那么现实。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办法多赚点钱……”我望着路八没刮干净胡须的脸，看着他透着无所谓又无奈的笑，我觉得，我们是些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在现实面前我们有着最为相似的悲哀。

6 老盖后来同我有了联系，他说他在给人家帮工，每个月赚的钱基本上够自己开销。我和老盖还谈文学，而且我发现他看的书要比我的多，生活经历也比我丰富，可老盖告诉我他写不出来。老盖在告诉我这些话的时候，在电话那边乱七八糟地直骂娘。但我收到老盖的信时感觉老盖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了我，对生活老盖做着最直接也是最残忍的解剖。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但老盖懒得写信，许多事电话里又无法说清，因此找见老盖和他住一段时间成了我一直以来的愿望。直到有一次老盖告诉我他见到了她，我知道“她”指的是谁，我没问他怎么见到的，也没问他在哪儿见到的，我只说我去是否能见上她，老盖说能。我就买票去了。



在西北老盖所在地方的一个小广场的喷泉旁，我们做着漫长的等待。夜色降临的时候，广场上亮起了暗黄色的灯光。这是一个燥热的夏季，我和老盖说着我们说不尽的话题：她，文学，路八，现实，未来，激情，无奈，忧伤……冰凉的液体从喉头灌下，空空的纸杯沉入水底，兴奋而又焦躁，热烈而又心不在焉。终于，我们看见两个手拉手的人影站在了我们面前。落落大方的她为我们相互介绍，我干涩地笑着，点着头。老盖开着他不尽的玩笑，我时不时插几句，更多的时候则默默地陪着。那个夜晚我内心没有波澜，思维干如枯井。

此后，我在西北继续住了六天，每天老盖都陪我瞎逛或者坐在阴凉的树荫下闲聊。老盖给我灌输他玩的理论。他说看一个人值不值得相交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人好玩不好玩，看这个人玩不玩得起来。他不喜欢沉



闷的人，他喜欢开心一些，不管生活本身怎样，他都希望能玩着快快乐乐地过。我说我欣赏你的理论，羡慕你的处事，也在学习你的优点，但我更为清楚，我是个洒脱不起来的人。

从西北回来，我转入复习，迎接考试，心底没有过多的感觉。之后是放假，而后又是开学。新学年我毫无长进，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找不到写作的感觉，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给老盖写信，老盖告诉我别着急，也许我正在进行着另一场革命前的酝酿。我说去他妈的酝酿，我真的悲伤，不开玩笑。我告诉老盖，以前压抑的东西现在展开了它的报复，我开始疯狂地想念她，想着她在我的梦想和现实之间就那么恰如其分地展示着她非凡的魅力，想着她就是我生命中一个特定点上全部的美丽。我说我在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一个人之前绝不妄言情感。老盖说你放屁。我说我是真的。我告诉老盖，说我闲来用扑克算命，用我惟一会用的方法来为我自己占卜。每一次我都轻易地将结果否定。后来我找别人一起玩，四种花色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用红心来代表她，竟很少有不完满的结局，面对这种结果，我每次都倍感心酸，怅然若失。

老盖说你无此必要。我说我也知道我无此必要，可我管不住自己。老盖说你别去想她，试着做些别的事。我照老盖的话去做，可总是心烦意乱。直到我终于不再想她了，却落下了心烦意乱的毛病。于是我就往路八那里跑，听他弹琴，可我不能老在那里呆着。后来我学会了坐在院子里看那些在路灯下走来走去的人们，看他们在暗黄色的灯光里出来进去，相互打闹，拉着手说话，拥抱接吻，看他们恍惚着就像水里的鱼。这样的時候，我就忘了生活本身的厌倦和无聊，感觉生活就像这暗黄色的灯光酝酿出来的氛围一样布满了浪漫的诗行。后来我发现不仅在这个小院子里是这样，走出院子，外面的小巷也一样。白天狭窄，拥挤并且肮脏的小巷，在夜晚路边店铺里暗黄色灯光的映照下，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舒缓、从容：情侣们拉着手散漫地走着，店铺老板站在或坐在店铺门前慵懒地招揽着生意，有人在灯光下下棋，有人在路边打电话，再远处烤红薯、炒面皮、羊肉串、麻辣烫的味道依稀传来，这情形就似记忆中某一部老式发黄的電影，让我幻想将一生沉浸在这温馨的懒散之中。

再后来，我走出了小巷，小巷之外是一个和家乡一样带天桥的广场。我不常去广场，但我开始喜欢一个人呆呆地立在天桥之上。我曾经





写信给老盖说我立身于天桥之上的感觉。我说，老盖，你听过天籁吗？在乡间我们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但在城市，我听到了城市上空的“天籁”。当我长久地立身于天桥之上，恍惚中，所有远处的、近处的声音，所有那些城市的喧嚣就会充耳不闻了，而它们在此时就会上升，并交汇在我的头顶，成为一种意识之中的巨大的轰响，浑大而气势磅礴，让我感觉我所面临的是一个如此浩瀚而广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茫然失措，真实而渺小。我觉得这是上天所给我的一种暗示，令我为自身而感觉彻骨的悲凉。我告诉老盖说，这些本是我们早就该发现的，在家乡的天桥上，但我们从未在那里停留过。老盖回信告诉我，说我们的本质是些悲伤的人。是吗？我问自己。我突然感觉悲伤的种子早在我唱“一个人走向冷冷的夜，一个人走向长长的街”时就种下了。为此我无限怀念那些路灯下的时光，因为，有路灯的时候夜不冷，有路灯的时候街不长。然而，在太原我却没见过路灯。

8

在太原我没见过路灯？我突然为我的发现所震惊。我跑下天桥，给路八拨通了电话。我问路八在太原有没有见过路灯。路八稍停了片刻，说没印象，然后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路八就告诉我他刚从西北回来，没事的话去聊会儿。我挂了电话就去乘1路电车。

在电车上，我望着窗外路旁五颜六色的灯光，想：是的，城市的大街早已不是路灯主宰的世界了，城市的大街已经转交给霓虹主宰了。变幻莫测的霓虹太像这变幻莫测的世界，而我们却是一些在路灯下长大的孩子。

在路八那儿我将我的这些感觉讲给他听，他没吭声，他说他给我讲个故事吧，是老盖的故事。

以下便是老盖的故事，一个长长的故事：

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是个烂泥塘，烂泥塘边上有所专科学校，学校的边上开着一溜店铺和餐馆。我和小三早上开车出去，晚上开车回来，晚饭我们就在这儿吃。我和小三是俩烂人。那一溜餐馆中有一家叫“二人情缘”的，是专为情侣们开的，我和小三却常去凑热闹。在小店暗黄色的灯光里，我们看那些情侣们情意绵绵地私语，毫无顾忌地撒娇，故作姿态地嗔怒，体味这世间最细微的聚散离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见到了那个姑娘。





那天我和小三回来已经很晚了，我们进去的时候，店里冷清得只有她一个人穿一身黑衣朝里坐着。我们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坐下。这时候一个男的从后台出来，过去给她抛下一叠纸巾，就出门走了。我们以为那男的还会回来，却没有。后来我们见她肩膀一动一动的，好像在哭，小三就悄悄告诉我，说估摸着又是一出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戏，我们相视而笑，开始低头吃饭，并暗暗猜测着她的容貌。在我们快要吃完的时候，她站了起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在她转身的一刹那，我们看清了她的容貌：泪痕依稀的脸上有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美丽。我和小三目送她消失在门外，然后开始慨叹上帝的不公，咒骂那个男的有病。



第二次见她是两天以后。和小三进去时，她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依旧是一身黑色的衣服。我和小三坐着看她将透明的液体一杯杯地灌下，心里些微的异样。小三问我你敢去逗逗她吗？我看着小三的脸，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但那张脸上什么也没有。我说有什么不敢，小三说那你去吧。我说真去，小三说真去。于是我就站起来，走过去，在她面前立住。我问她这儿有人吗？她略略抬了抬头，木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坐了下来，开始跟她搭讪。我问她是哪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她没言语，依旧木无表情地盯着手里转动的杯子。接下来是沉默。我开始搜肠刮肚寻找话题，但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最后，我鼓起勇气说我挺喜欢你的。她没反应。我说是真的。她再次抬头看了看我，不屑地笑笑，说是吗。我说是的。她说那就麻烦你替我付帐吧。然后起身，拿起包就走。我一把抓住了她，她回过头来看着我。我望得出来她眼里的愤怒，但我没攥开，也盯着她。有那么一会儿，她说你想怎样，我说我怎么能再见到你。她顿了顿，说想要见我就每天晚上在这等我吧。我盯着她慢慢松开了手，看着她走出了店门，消失在暗黄色的灯光之外。从那以后，我和小三每晚都泡在“二人情缘”里，只是再没见到她。

大约一个多月后吧，也是很晚的样子，小三在前面开着车，我在后面迷迷糊糊打着盹，快到烂泥塘的时候，小三猛地把车刹住。我坐起来问怎么了，小三说那女的往车上撞。我打开门跳了下去，见一袭熟悉的黑衣横躺在马路上。我过去将她抱起，已烂醉如泥了。我们将她带了回去。小三帮我开了门，拉亮了我那盏40瓦的灯。我过去将她放在床上，

